



索绪尔研究在中国

赵蓉晖 编



□□ 商務印書館

索緒爾研究在中国

赵 蓉 晖 编

商務印書館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绪尔研究在中国/赵蓉晖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 - 100 - 04347 - 6

I. 索… II. 赵… III. 索绪尔, F—语言学—研究—
文集 IV. H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446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SUǒXÚ'ÉR YÁNJIŪ ZÀI Zhōngguó

索 绪 尔 研 究 在 中 国

赵 蓉 晖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 - 100 - 04347 - 6/H · 1087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3/4

定价:26.00 元

编 者 前 言

索绪尔的理论学说在科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先驱”、“符号学的创始人”等多项赞誉,他的传世名作《普通语言学教程》自问世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学习和研究,并对后来的许多学科(特别是语言学、哲学、符号学、文艺学等)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索绪尔鲜为人知的一生、他熠熠生辉的思想及其与众不同的影响力都使人们对他的兴趣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历经百年而不衰,“索绪尔研究”也因此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领域,吸引着世界各国学者的注意。

索绪尔学说传入中国已经有 70 余年的时间,中国学者在索绪尔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特别是最近 10 年里,成果数量逐年上升,研究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其中仍然存在着亟待改进的方面。为总结和回顾中国索绪尔研究已有的成果,我们特意从 2003 年年底前所发表的近 300 篇论文中精选了一部分,合编成这部文集。这项工作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和作者们的积极响应。

本书所选的论文均围绕着“索绪尔研究”这个主题,分别针对不同的方面展开。它们反映了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整体研究水平。换句话说,这部文集可以看做是由多位作者共同撰写的索绪尔研究专著。作者们的观点之间有时会有相当大的差异,这正好说明了学者们思维的活跃和争鸣的热情。作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也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是中国索绪尔研

2 索绪尔研究在中国

究学者的代表,构成了中国索绪尔研究的核心阵容。

在索绪尔逝世一百周年和《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一百周年相继到来之际,我们以此书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并缅怀他对科学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愿这部文集在推动中国索绪尔研究和相关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方便大家全面了解索绪尔和中国索绪尔研究的全貌,我们撰写了长篇综述。书中使用了统一的外文人名译名,提供了“外国人名中外文对照表”(见附录一)。为方便读者的研究和资料查询,本书的最后附加了“中国索绪尔研究年鉴”(见附录二),读者可根据它进行资料检索,还可以时间为线索追寻中国索绪尔研究的发展轨迹。

由于时间、篇幅等原因所限,还有一些精彩的论文未能收入此书,这是本书最大的遗憾。此外,在文献检索和选文标准的掌握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其中的疏漏和不当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完成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其中包括我的家人、我所在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领导和同事、我的学生们、入选论文的作者、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及编辑(特别是本书的责任编辑余桂林老师),他们都为本书的完成和出版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和支持,在此特表谢忱!

赵 蓉 晖

2004 年 6 月

目 录

索绪尔和中国的索绪尔研究 赵蓉晖 (1)

索绪尔评介

索绪尔在世界和中国 戚雨村 (49)

语言学大师之谜和心理索绪尔 李葆嘉 (66)

索绪尔著作的版本研究

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 许国璋 (77)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介 信德麟 (114)

索绪尔两个教程的比较与诠释 张绍杰、王克非 (134)

丸山圭三郎对索绪尔语言学手稿等原始资料的研究
..... 魏育邻 (151)

索绪尔思想溯源

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德国根源 姚小平 (166)

涂尔干的社会学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 方光焘 (178)

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经济学背景 向朋友 (187)

索绪尔理论研究

语言、言语和话语 范 晓 (200)

2 索绪尔研究在中国

- 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 杨信彭 (211)
再谈语言和言语、语言的语言学
..... 岑运强 (220)
- 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 徐思益 (229)
- 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 乐眉云 (246)
- 索绪尔符号观再评价 卢德平 (256)
- 德·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理论 索振羽 (277)
- 语言:语法系统 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
——索绪尔语法思想初探 聂志平 (290)
- 索绪尔语言学的根本原则 皮鸿鸣 (304)
- 20世纪语言研究中的同质化运动
——索绪尔语言观与博厄斯方法论的殊途与同归
..... 陈保亚 (322)
- 作为普遍的科学理论的语言理论
——从现象学视角看索绪尔的语言理论 徐海铭 (337)
- 任意符号系统和自然符号系统
——索绪尔与韩礼德语言哲学思想探索 张绍杰 (352)
- 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的哲学意蕴及美学流变 余开亮 (362)
- 体系研究与偶值思维
——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 鞠玉梅、曹春春 (376)
- 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社会观 赵蓉晖 (389)
- 从系统思想看索绪尔的语言学说 赵日新 (399)
- 一个被遮蔽了近百年的命题
——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中的时空观 裴文 (410)
- 评索绪尔对语言和文字之间关系的论述 张朋朋 (424)

声音和文字：索绪尔论萨图尔努斯诗体	屠友祥 (437)
还原索绪尔—雅柯布森诗学的复杂性	蓝露怡 (446)
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基础	龚晓斌 (456)
索绪尔语言学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综论	陈本益 (463)
索绪尔学说的生命 ——写在索绪尔逝世 100 周年前夕	王希杰 (473)
附录一 外国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475)
附录二 中国索绪尔研究年鉴.....	(480)

索绪尔和中国的索绪尔研究

赵 蓉 晖

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及理论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本人则被推崇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和结构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之一。索绪尔在语言理论方面的创见深深地影响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构成了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内容,构筑了此后语言科学的基本框架。正如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所说:“索绪尔对 20 世纪语言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他开创了 20 世纪的语言学。”(转引自戚雨村,1997)^①另一位英国学者莱昂斯也曾就此论道:“如果有谁称得上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的话,那么他就是伟大的瑞士学者索绪尔……现时可分出许多不同的语言学流派,这些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影响。”(同上)“索绪尔对于人类的贡献不是其语言学理论本身,而是他进行语言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论。……索绪尔在历史中的实际作用犹如一个石子落入水中,环状的水波向四面展开,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张景智《〈索绪尔〉译序》,1989;3-4)他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还

^① 本书所引文献,如在本书《附录二 中国索绪尔研究年鉴》中已经收录,则仅标明作者和出版年代(如引自专著/译著则同时标明引文出现的页码)。

对其他人文科学(如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心理学、逻辑学、美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索绪尔的广泛影响力,研究索绪尔及其理论的“索绪尔学”因此成为世界公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异常活跃的学术领域。

科学社会学认为,一种学术思想的产生与传播,既是精神和智力的过程,又是社会的过程。索绪尔之所以引起后人极大兴趣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和广泛的影响,还在于他给我们留下的许多不解之谜——索绪尔为什么没有给后人留下完整的理论语言学著作?他为什么在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过程中总是随时毁掉讲课稿?经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索绪尔的学术思想?作为一位出色的历史语言学家和普通语言学家,索绪尔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他的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他在语言学理论之外的研究都包括了哪些内容?对他的语言学研究又发挥了多大的影响?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索绪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这些谜团不仅吸引着索绪尔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是科学史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一 索绪尔生平事迹

1857年10月26日,索绪尔出生在瑞士日内瓦一个殷实的法裔家庭里。这个家族颇具科学传统,曾出过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索绪尔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科学思想的熏陶,表现出良好的语言天赋,学会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

语和希腊语。在祖父的朋友、古生物语言学家皮克特的影响下,少年索绪尔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不满 15 岁时就写出了第一篇语言学论文《论诸语言》^①(*Essai sur les langues*),试图证明所有语言中的词都起源于由 3 个辅音组成的一些词根。文中的假设虽然显得有些幼稚,但却说明索绪尔很早就已具备了对语言现象的极强的抽象思维能力,而这正是来自于家族思维方式的影响。索绪尔研究专家毛罗曾说过:“他(指索绪尔——本文作者注)对家庭传统的背叛只涉及研究的内容。至于科学的思想形式,那是他家经由他父亲的直接教育继承下来的,这构成了索绪尔一生治学和著述的最典型的特征。”(毛罗〔陈振尧译〕,1983)

1870 年,索绪尔进入马迪纳专科学校(l’Institut Martine)。在学习希腊语时,他发现“响鼻音”在希腊语音位系统的演变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主要指在词中的位置),两个辅音之间的 n 可以变成 a。他的这一发现比后来人们所公认的布鲁格曼的发现早了整整 3 年。

1873~1875 年,索绪尔在日内瓦公立高中学习,仍对语言学兴趣盎然。在皮克特的建议下,他开始自学梵语,阅读了葆朴的《梵语语法》(*Grammaire du sanscrit*)和古尔替乌斯的《希腊语词源学基础》(*Grundzüge der griechischen Étymologie*),这不仅为他日后的语言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还使他发现了两位学者在思想方法上的分歧。

1875 年,18 岁的索绪尔进入日内瓦大学学习。由于受家族传

^① 该文后来以《试论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的词可归结为数量不多的词根》为题刊登在《索绪尔研究集刊》第 32 期(1978)上。

4 索绪尔研究在中国

统的影响,他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但他同时还选修了哲学、历史、艺术和语言学等方面的课程。经过近一年的学习,索绪尔更加坚定了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决心。他致信伯尔盖纳申请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巴黎语言学会(*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同时寄上了论文《论后缀-T-》(*Le Suffixe -T-*)。1876年5月13日,索绪尔正式成为该学会的一员。

1876年10月,索绪尔转学至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文学系学习历史语言学。莱比锡大学是当时的印欧语言研究中心,也是新语法学家们的学术中心。当时的语言学界十分活跃,语言学家们就语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雷斯琴、布鲁格曼、奥斯特霍夫等人为首的新语法学派明确提出了“语音变化无例外”的观点。这样的环境对立志从事语言研究的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在莱比锡大学,索绪尔学习的课程主要包括:雷斯琴的斯拉夫语和立陶宛语、胡布施曼的古波斯语、温迪希的凯尔特语、奥斯特霍夫的梵语导论、布劳纳的德语史和古尔替乌斯的历史比较语法。索绪尔因此得以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值得一提的是,在莱比锡大学任教的布鲁格曼是德国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论印度一日耳曼始源语中的响鼻音》一文中提出了鼻音共振规律,与索绪尔几年前的发现不谋而合。这件事既增强了索绪尔研究语言的信心,也可能使他从此对首创权问题有了心结。

1878年12月,年仅21岁的索绪尔发表了使他享誉语言学界的论文《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Les Mémoires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文中成功地构拟了一个在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音,把印欧语系语言的元音和响音之间极为复杂的相互关系归结

为一些比较简单的交替公式,推翻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许多语言学家所借鉴的古印度语法学家的“增长理论”,为印欧语系语言元音系统新学说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该文还体现了索绪尔对语言学本身的探索。他一反当时的潮流,提出了寻求语言学科基础的问题,他认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研究都是没有依据的,是武断的,是不能确定的。”(转引自裴文,2003:4)

此后,索绪尔转入柏林大学,次年返回莱比锡大学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De l'emploi du génitif absolu en sanscrit*),并顺利通过了答辩。这篇论文过去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因为这和他此前的名作《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和身后的传世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相比似乎显得微不足道。随着索绪尔研究的深入,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价值也逐渐为世人所认识,得到了肯定的评价。这首先是因为它探讨了当时为人们所忽视的句法问题,其次则如毛罗所说:“索绪尔提出了新的观点,语言单位的价值是相关又相对的。”(同上)

1880年秋,索绪尔离开德国前往法国巴黎。据说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其观点受到了不少德国语言学家的抨击。1881~1891年,索绪尔在巴黎高等研究学院(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e Paris)任教,先后讲授过哥特语、古高地德语、希腊语、拉丁语比较语法、立陶宛语、梵语、印欧语文学概况等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在这10年间,索绪尔没有发表过什么重要的著作,但他积极参加了巴黎语言学会的活动,同时受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学学说及欧洲学术界格式塔心理学^①(Gestalt psychologie)的影响。大概就在

^① 又译“完形心理学”。

这一时期,他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思想开始形成。此外,索绪尔还为法兰西学派培养了梅耶、格拉蒙、帕西等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鉴于他的影响,巴黎的法国研究院准备授予他教授职位,他还以外国人的身份获得了法国的荣誉勋位。但这些巨大的荣誉没能使索绪尔继续留在法国,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日内瓦大学提供的教授职位,于1891年离开了巴黎。有人推测,他之所以离开法国是出于一片爱国之心;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异国学者身份。(徐海铭,1998)但其中的真正原因至今仍是个谜。

同年10月,索绪尔开始在日内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讲授梵语和印欧语系历史语言学概况,后来又讲授了日耳曼历史语言学,担任了日内瓦大学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系主任。授课之余,索绪尔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立陶宛语、中世纪德国传说和拉丁诗人的专有名词字谜。他在日内瓦成了家,妻子据说是位善于沙龙交际的女子,他们生了两个儿子。此时的索绪尔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关起门来从事研究工作,只是间或向他的朋友传递片言只语;但是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几乎是守口如瓶。”(毛罗〔陈振尧译〕,1983)这使得人们对他本人的情况知之甚少,给后来的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

在1894年的一封信中,索绪尔谈到了他在语言研究方面的苦恼:“……可是我对这一切都厌倦了。关于语言学的问题,甚至正正经经写上十行也感到困难。长期以来,我一直专注于语言现象的逻辑分类以及我们研究语言现象时采用的观点的分类。我越来越认识到,要阐明语言学界所研究的是什么,需要的工作量是极大的……当前使用的术语极不妥当,需要改进;为了改进术语,为了说明语言是什么,使我对语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小,尽管我非常希望

不要让我去概括语言的本质。”(转引自卡勤〔张景智译〕,1989,12-13)
这种苦恼正来自于他对当时语言学现状的深刻反思。

1906年,索绪尔继任普通语言学主讲教授的职位,开始隔年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1906~1907年、1908~1909年、1910~1911年,索绪尔先后三度讲授了普通语言学,开始系统阐发自己独特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他绝不简单地照搬现成的讲稿,而是力图使讲课能够体现自己独特的思想。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鼎盛的时期里,索绪尔思考的却是语言学的本质问题。他的学生回忆说:“我们时常听到他抱怨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着许多缺陷。”(巴利、薛施蔼《〈教程〉编者前言》[高名凯译],1980)索绪尔一直在不断地更新讲稿,讲课过后却又毁掉了这些教案。他究竟为什么这样做?至今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想像,只要条件允许,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内的探索将会继续下去。然而在第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课程计划尚未全部完成的时候,索绪尔就病倒了。1912年夏,索绪尔不幸得了癌症,疾病的折磨使他无法继续讲课。1913年2月22日,索绪尔与世长辞,享年56岁。

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根据部分学生的课堂笔记和残存的索绪尔手稿编辑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在巴黎出版。这项工作使索绪尔富于创见的思想得以为世人所认识,并在经历了最初的沉寂之后终于引发了语言学内部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Holdercroft, *Saussure: signs, systems and arbitrariness*. CUP, 1991.)索绪尔以如此特别的方式奉献给人们一部世界级的学术名著,同时又给后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在科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二 索绪尔研究在中国

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在《语言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中曾经说过：“是索绪尔通过课堂教学和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次把结构看做一个基本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应该享有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的光荣称号。”(《语言学简史》[许德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15)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造成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向，阐明了语言学的任务；二是明确界定了一系列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如共时与历时、组合与聚合等等。“严格地说，现代语言学中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索绪尔提出的这些观念的本质和意义进行的。是因为索绪尔，语言学才表现出如此强势的亲和力。索绪尔提出的基本观念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裴文，2003：1-2)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深受索绪尔思想的影响。方光焘、王力、岑麒祥、高名凯等老一辈语言学家都直接得到过索绪尔的学生梅耶、房德里耶斯等人的真传，研读过索绪尔的著作。通过他们及其他人，中国语言学家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影响。我国有不少语言学教科书^①都是依照索绪尔理论的基本框架写成的。也有不止一位学者曾经指出：“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语言研究仍停留在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阶段，既谈不上形式主义，也谈不上功能主义。”(郭伯康，1994)因此，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史中继往开来的人物，对他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不仅历来

^① 主要用于“语言学概论”、“普通语言学”方面的课程。

就为中国学者所高度重视,这一研究至今也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一) 索绪尔研究概况

20世纪30年代初期,索绪尔及其思想观点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这种引进和传播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著名学者方光焘在《中国文法革新论》中的许多文章都是运用索绪尔的学说分析汉语的力作;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学》、高名凯先生的《语言论》也明显受到了索绪尔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从总体上看,索氏的理论给中国语言学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郭伯康,1994)

国内语言学界对索绪尔思想第一次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引进、传播和讨论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有关索绪尔的研究从此逐渐开展起来。戚雨村(1997)、张绍杰(1999)和王希杰(2002)三位先生都曾回顾过索绪尔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其中张绍杰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三大阶段:引进与传播阶段(20世纪30~60年代)、解释与评价阶段(1978~1989)、重新认识与再认识阶段(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划分基本上能够反映我国索绪尔研究的发展情况。

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①,截止到2003年底,国内学者共发

^① 统计资料的来源包括:(1)上海图书馆编写的《全国报刊索引(社会科学版)》;(2)路式成、巍杰主编的《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三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996,2001);(3)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学术期刊网》(www.cnki.net);(4)有关文献中提到的资料。